

新时代之歌

面向明天的战场

江永红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最美的勋章

刘劭华

“跨越2014·朱日和”系列演习,前面6场“红军”5负1胜,第7个出场的是原兰州军区某摩步旅F。

这是一支西北劲旅。与此前的6个“红军”旅相比,F旅是装备最差的一个摩步旅,而且投送距离远。千里迢迢来与全军第一支专职“蓝军旅”对抗,他们能行吗?

7月9日,部队开始远程投送。登车前的誓师大会会场主席台的两边,分别写着:“砺兵祁连山,决战朱日和”。

这次跨区实战化“红”“蓝”对抗演习,的确不仅是军事,而且是政治,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。往远处说,是关乎军队在未来战争中是否能打仗、打胜仗的问题;从近处说,是要把训练指导思想从和平练兵转变为实战化练兵。这个转变包括的内容几乎涵盖了部队工作的一切方面。抓住实战化训练这个纲,就可以纲举目张,扫荡一切方面的形式主义、表面文章。

F旅虽然装备落后,但抽签却占了“便宜”。他们抽了个“上上签”,排在最后。排在最后,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准备,就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汲取前车之鉴。但这支“上上签”又是一支“下下签”,因为“蓝军”一路演下来,虽然科目各异,但越演越真,越练越精,越来越好对付了。

F旅是2014年1月底受领这项任务的。从3月份起,部队就进入了紧张的临战训练。全旅一下排查出300多个问题,逐一落实到人,统统立下军令状,签字画押。他们把“蓝军”的武器装备一个一个方面地与己相比,直面差距,然后研究对付的办法。见装备的夜视仪只能看数十米,坦克三连的军官黄帅急得睡不着。他召集几个志同道合者搞革新,居然将夜视距离提高到了200米。

从青铜峡到朱日和

信息化条件下作战,打的是系统集成。全旅的各个系统、各个作战单元、保障单元能融为一体的、发挥整体威力吗?旅里将以往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个个梳理,归纳成12个课题,把部队拉到青铜峡地区,逐一演练,填补弱项。

在青铜峡的12场演练,场场都是“恶战”。炮兵团团长余学勤上校对笔者说,当过炮兵的人都知道,转移阵地那可真是个重体力活。在戈壁滩上演练,我们曾经3小时转移3次阵地。12场演练下来,平均每台车跑了6740公里,共打了1700多发各类炮弹。我们要练出什么水平呢?团党委提出,要把牵引式火炮像自行火炮一样灵便、准确。一个小战士躺倒在训练场上,对我说:“团长,我实在练不动了。”我说:“娃娃!你不想在战场上被打死,你就得练。”听了我的话,他爬起来说:“团长,我懂了。我宁可在校场上受苦,也不想再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死。”

在青铜峡地区的12场演练下来,F旅对即将迎来的“红”“蓝”对抗演习充满了必胜的信心。

7月中旬,F旅接到开进命令,开始1780公里的远程投送。按照此次演习的规定,按编制员额的85%参演即算合格,但F旅自己提高标准。在此次参演的7个旅中,是“唯一实现全员全装按时按规定路线进入集结地域的单位”。

19日,F旅全部到达朱日和,显示出良好的军事素养和优良的战斗作风。自行搭建野战站台、整列卸载,两项相加,总共比参考时间节约了30分钟。F旅出场不凡,第一个科目就得了高分!然而,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:卸载后向收拢地域机动,车队排成一条长龙,大摇大摆地开进。“如果敌人轰炸你怎么办?”

“尽管一再强调此次演练要求卸载即战斗,但以以往驻训再演习的模式已根深蒂固,许多人误认为演习还没有正式开始。对不起!因为车队一条长龙不符合实战要求,要扣分了!卸载得的高分就这样被抵消了。”

接下来的科目是战场机动。导调组第一时间挑出了重复传达命令、会议冗长拖沓、路况误报等三四个毛病。还没出发,又被扣分了。

7月20日凌晨,F旅分两路纵队,向260公里外的进攻出发地域开进。车灯划破夜空,草原上出现两条“火龙”,煞是威武。然而,就是这威武的“火龙”又让F旅被扣了分。

向战区机动,夜间应闭灯驾驶,开灯就等于给敌人显示目标。要求在陌生的地域闭灯驾驶,这也许太难为他们了。然而战争就是这样无情,无情地逼着你把不可能练成可能。此时,他们还不知道的是,6组综合情况正在前面等着他们……

战场机动阶段,F旅所有车辆均无故障,连一点磕碰刚蹭都没有,足以说明他们训练有素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,可惜因为部队实战观念欠缺,从头到尾在不停地被打分。

“离胜利就差600米”

演习进入战斗实施阶段。即将进行的一场夺取通道要点的战斗,“蓝”守“红”攻。

在F旅指挥所里,代旅长万发中焦急地等待着侦察情报。根据上级敌情通报,“蓝军”1个旅指挥所率1个加强合成步兵营、1个野炮团,在部分空军、陆航和特战、电子战分队的配合下,以1279.7高地为核心阵地,守卫东、西沙金图之间的通道。F旅要打通这一通道,夺取要点,首先必须摸清“蓝军”的具体兵力兵器部署。这是对“红军”战场感知能力的严峻考验,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要素。

F旅的先期侦察计划明确了28项侦察任务,区分了12个侦察组,编组要素不全不备。无人侦察机飞出去了,技侦手段用上了,渗透侦察兵派出去了。12个侦察组,从天上到地下,从前沿到纵深,从有形到无形,能用的各种手段都用上了。然而战前侦察结果却非常不如人意。共发现“蓝军”的工事障碍76个,相差不多;发现“蓝军”的装备仅32台(实际156台,目标获取率仅20.51%)。至于其他情况,大多为雾里看花,似是而非,真假难辨。

诚然,即使再高明的侦察手段,要在短时间内将敌方的情况完全搞清楚也是不可能的,而且战场情况是千变万化的,“蓝军”相当狡猾,须动态感知,但是,先期侦察的获取率比例确实有点低了。

因侦察情况不明,F旅对“蓝军”主阵地的兵力兵器部署只能根据敌之防御特点来推测,于是判断“蓝军”为4个连一线部署。这个判断似乎完全符合敌防原则,实际却大谬不然。他们按照“开进展开、信(息)火(力)打击、联合攻击”三个阶段组织实施,编为6群7队,集中主要兵力兵器从东、西沙金图之间突破敌防御,向1279.7高地实施主要攻击。

7月24日4时40分,“蓝军”炮兵对“红军”开进纵队实施火力打击。冒着“蓝军”的炮火,“红军”左、右翼攻击群和3个穿插分队,于7时20分进入前沿一线,完成了开进展开,进入信火打击阶段。“蓝军”的警戒连抵不住猛烈打击,主动撤回。“红军”的电子战分队开始对“蓝军”右翼(“红军”左翼)实施电子干扰,通过战机轰炸、直升机对地攻击,炮火覆盖交叉进行火力打击。

地面先头部队遇到“蓝军”布设的地雷场和障碍带,一场开辟(通路)与开辟的战斗激烈展开。在火力掩护下,“红军”计划左、右翼共开辟8条通路。官兵表现得非常英勇,靠手排雷和爆破开辟通路,在付出重大伤亡后,8时58分,成功开辟出5条通路。

“红军”前沿攻击群和穿插分队通过这5条通路,同时发起冲击。

战后复盘时,导调组指出,“红军”对开辟通路这个关键环节筹划不精细,开辟数量较多。战斗中前沿攻击群多靠自身力量开辟,没有专业破障力量配合,手段单一,效率低,伤亡大。右翼是助攻方向,计划开辟4条通路,让部队付出了过大的牺牲。”

在前沿开辟通路时,8时31分,“红军”在“蓝军”右翼(“红军”左翼)实施第一次机降。因前沿还在开辟通路,“蓝军”预备队,机降分队被歼。

9时50分,“红军”纵深攻击群在东、西沙金图之间加入战斗。10时,“红军”左翼突入敌一线阵地,而中路、左路动作迟缓,被“蓝军”集中力量阻击,“左勾拳”效果不明显”(总导演评语)。战斗异常激烈,战至10时50分,“红军”左翼攻击“蓝军”二线连阵地,右翼攻击“蓝军”一线连阵地。这时,出现了“红军”有利的态势,给“红军”一个趁势,连续突击的机会,可惜这个难得的战机因指挥控制上的欠缺而稍纵即逝了。“红军”导调组在复盘时如是说:“左翼攻击群在纵深攻击群加入战斗后,未能利用自己夺控的东、西沙金图制高点俯瞰优势,为纵深攻击群提供掩护和指示目标,反而各打各的谁也不管谁。”

此阶段还发生了一件过去只在影视剧和外军资料中见到的事,“蓝军”插入“红军”的群指挥网,对坦克三连进行欺骗指挥,令其报告位置,原地待命。三连上当,结果被“蓝军”精确打击全歼。

在导调大厅里,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大屏幕观看演习的军官们忍不住一阵叹息,连说:“可惜!可惜!”当时的态势变化充分说明了在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,指挥员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因素。

“红军”左翼因错过时机由主动变为被动,进攻受挫,便将主攻方向改为右翼。“主攻方向改为右翼后,各群队队形混乱,战斗队形相互交叉,长时间不能到达指定位置”(总导演评语)。这时,留给“红军”的时间已经不多。按照计划,必须在12时前夺取通道要点,为大部打开通路。调整后,“红军”对“蓝军”展开立体攻击,副旅长马军威率突击队直扑“蓝军”核心阵地,同时在“蓝军”后方实施机降。为分散“红军”兵力,“蓝军”也在“红军”后方实施机降。双方的前、后方都打得如火如荼。不知不觉间,12时0分到了,按导演部指令,“红”“蓝”双方就地转入防御。此时,“红军”马副旅长率领的突击队距核心阵地仅600米,机降分队离“蓝军”指挥所200米。

“只要再给我15分钟,最多半小时,我们就可以夺取胜利。”“红军”的一位指挥员无不遗憾地说。

而“蓝军”的一位指挥员说:“就是再给半小时,‘红军’也攻不上来。对付步兵突击,我们有的是办法,而他们在我们后方的机降分队已经被我包围了。”

12时30分,导演部宣布演习结束。实战化演习的本质意义,就是暴露问题,而不是分胜负。演练至此,已达到了暴露问题、找准短板的目的。好。到了坐下来复盘检讨的时候了。

问题,问题,还是问题

7月26日,朱日和训练基地阳光明媚,蓝天白云,三伏天却有点北京秋天的感觉。14时30分,在基地导调指挥中心,“跨越2014·朱日和”实战化“红”“蓝”对抗演习的“集中复盘检讨会”开始。导调大屏幕上,回放着本次演练的录像、图片。会场一色的迷彩,个个安静专注。

首先由此次演习的总导演、朱日和训练基地司令员对F旅进行讲评,肯定了F旅“全方位准备,全要素参训,全员额参演”等方面的成绩后,他详细指出了

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:一、战场感知能力弱,信息对抗意识不强;二、指挥控制不及时,整体联动不流畅;三、筹划不够精细,精确作战不到位;四、新型力量研究不透。对空军、陆航、电磁、特战新型作战力量运用不够好,一线平推的机械化战争意味较浓。笔者简单计算了一下,讲问题的文字是讲成绩的文字的20余倍。对F旅官兵来说,尽管已经听说朱日和演习讲评以讲问题为主,没想到竟是如此一点不讲情面。

还没有等他们完全回过神来,“红”方调评评估组组长又开始点评。先按时间顺序进行战场态势回放,像下棋复盘一样,重“走”一遍。复盘指出“战场机动流畅性差”等5个问题。每一个问题都条分缕析,举例说明,时间、地点、问题,点得清清楚楚,毫不含糊。笔者注意到,两位点评人都特别指出了“红军”信息战意识淡薄的问题。

接着“蓝军”导调组组长对“蓝军”进行复盘检讨,指出的主要问题是对敌军的战术原则还没有吃透。换句话说,演得还不够像。

轮到专家组组长发言了。两位教授,战专家从专家的视角逐一分析点评,讲得有理有据,头头是道,不失为一堂堂精彩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现场教学课。没有掌声,只听见轻微的“沙沙”声,那是大家做记录时笔与纸的摩擦声。专家们认为,F旅存在的问题,其他6个旅或多或少的都存在。经过对问题原因的客观分析,大家感受到7场实战化演习,不仅给部队训练敲响了警钟,而且是对军队各方面改革的鞭策。

此时还不知道此次演习谁胜谁负,结果还得待两日后导演部的“闭门会议”作出裁决,但其实大家心中都有了数:“蓝”胜“红”败。

从复盘检讨开始,“红军”旅的军官们就一直“挨批”,检讨得没完没了,他们能受得了吗?没有委屈吗?

草原的正午烈日当头,笔者向2公里外的通信营营地去,强烈的紫外线烤得人脸上生疼。参加完对面检讨会后,我们第一个想见的就是通信营营长尤兴元。我们找到尤兴元时,全副武装的他脸上淌着汗,正在等待上级的开进命令。他比其他营长更焦急,因为一到新的宿营地,他必须保证旅到各营的通信畅通。

当我们问道:“‘蓝军’侵入战斗群指挥网,进行欺骗指挥,致使坦克三连被歼是怎么回事?”没等尤兴元开口,通信连连长苏刚抢先说:“我们通信营只管保障到营,营以下的通信不归我们管。”但是,信息战说到底还是系统战,营以下虽是末端,但末端的漏洞同样关系到战斗的成败,甚至可能造成整个网络的瘫痪。营长尤兴元苦心孤诣地练出了一个呱呱的通信营,保证了旅对营的通信畅通和信息安全,却因营以下出了问题。错不在他,但他心痛,营以下的信息安全漏洞是可以堵上的呀!

次日的昼夜间实战化实弹射击,F旅取得优秀成绩。各种火器的命中均达到“优秀”标准,其中炮兵团实弹命中率达95.1%。

这么好的基础训练成绩,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奈的事实。在“跨越2014·朱日和”实战化对抗演习的总结大会上,总导演宣布了对抗结果:“蓝”胜“红”败。

千分制评分结果是686.2分。这个得分是相当高的,在参演的7个“红军”旅中排在前三,可惜还是败了。

败在哪里?演习导演部和来自全军11所院校的专家已经点评,F旅也已作了初步检讨,回去还须仔细地“抠”。

临行前,导演部和“蓝军”特意为“红军”准备了一个“大礼包”:一套复盘检讨材料、一套战斗力评估报告、一套演习视频图像资料。这里面,记录着“红军”官兵征战今日沙场、走向明天战场的收获与思考。

30多年前,体检合格后,一位接兵干部前来看家做家访。他郑重而又热情地对我说:“我们的部队在西藏,那里非常艰苦,你愿意去吗?”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:“愿意!”一声“愿意”,让我从此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;一声“愿意”,也成为我无悔的青春誓言。

穿上军装,在内地经过半年集训后,我们沿着当年十八军进军西藏的足迹,向心中的圣地进发。那时新兵进藏,不像现在可以乘飞机,坐火车,部队能提供的交通工具只有“老解放”汽车。车上没有座位,没有氧气设备,车厢还四面透风。我们不管这些,爬上汽车大厢,用背包当座椅,身挨身、脚抵脚,用快乐和向往把车厢塞得满满的,以勇敢的心去迎接高原风雨的洗礼。

4月,高原冰雪开始消融。车过二郎山,眼前出现梦幻般的景色:蓝天白云下,盛开的杜鹃花漫山遍野,颜六色的花簇宛如多彩的哈达,献给远方的客人。如诗如画的景色,顿时点燃了我们的青春热血。一路上,一辆辆军车就像一面面彩旗,迎风招展。我们唱着嘹亮的军歌,翻山越岭,迎风斗雨,勇往直前。随着海拔的增高,高原缺氧向我们袭来。车到理塘兵站,正是午餐时间。在排队打饭时,一名新兵突然身子一歪,倒在饭筐边。接着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仅十几分钟时间,先后有5名新兵倒在饭桌旁。在一片惊呼声中,只见卫生员拿着氧气袋飞身前往抢救。吸着氧气,5位战友脸色由白变红,很快苏醒过来。高原缺氧没有吓倒我们,战友苏醒后,大家又爬上车厢继续上路。长路漫漫,经过14天的长途跋涉,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——林芝。

林芝,素有“西藏江南”之称。这里有林立的雪峰、茂密的森林、碧绿的青稞地,藏家农舍如繁星撒落在尼洋河两岸,一眼望去,美不胜收。在写第一封家信时,我激动地告诉家人,我当兵的地方叫林芝,这里是西藏最美的地方。然而,高原赠送给我们的不单是美景,更多的是风霜雨雪。等真正融入高原,融入部队,我才知道这里的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美好。

20世纪80年代,西藏的交通尚不发达,部队生活物资十分匮乏。到了冬季,蔬菜供不上,只能用脱水干菜代替,餐桌上见不到一点绿色。进藏不久,我们的嘴唇就开裂了,早晨醒来鼻孔里布满血痂。

这还不算什么,野外生存条件更差。部队开赴野外驻训、施工时,熟食难以保障,啃干粮成了家常便饭。中午,连队给每人发一块压缩干粮,一个橘子罐头或什锦菜罐头。刚开始,大家觉得新鲜,可时间长了,吃着吃着就开始反胃。

严酷的生活考验,并没有动摇我们扎根高原的意志。在老兵们的带动和鼓励下,我们很快适应了高原生活,并开始从苦中嚼出甜味。部队蔬菜供应不足,我们就开荒种菜,入冬前把菜窖塞得满满的。野外训练、施工,我们采摘蘑菇、野菜改善生活。我们还练习吃糌粑、喝酥油茶,努力掌握高原生存的本领。

到高原不久,强烈的紫外线、凛冽的风霜在我们的脸颊上烙下两块红红的印记,一眼看去,就像两朵燃烧的红云。大家管它叫“高原红”。面对高原的这份特殊馈赠,我们欣然接受。它是我们青春的印记,闪耀着青春的光芒。那年,上级给我们下达了一项艰巨的任务——修复墨脱骡马道。这条骡马道,是当时墨脱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,也是墨脱人的生命之路。由于年久失修,很多地方出现了塌方,路基塌陷,

我是一朵浪花

汪天玄

我是一朵浪花,我有一个蔚蓝色的梦想。

在浩瀚的大海上,我是一朵浪花。也许没有海燕那舞动的身姿,没有珍珠那耀眼的光彩,但一样有自己的青春风采和奋斗的姿态。

每天,我在海浪冲击中自由流动,与蓝天白云相伴,伴战舰驶向深蓝。融入大海,便拥抱了浩瀚;迎击风浪,便学会了坚强。我把青春汗水洒进蓝色海洋,

用无限延伸的航迹在天际间写下我的骄傲和自豪。

我是一朵小小的浪花,虽然渺小却不甘平庸,我的爱像大海一样辽阔。我愿做大海的守护天使,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,用青春擦亮高昂的舰艏,守卫一片安宁的蔚蓝……

我是一朵浪花,融入那片深蓝,我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青春和骄傲。



一路走来(中国画)

崔爱国作